

新一轮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彰显成效

上海新一轮的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始于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入“十一五”后，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以学科布局结构调整为重点，进行新一轮的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内涵建设为目的，以政府引导与学校主体相结合为形式，以“扶需、扶特、扶强”为原则，推进高校学科布局结构调整优化。

此后，各高校对照经济社会要求对学科进行重新梳理整合，集中财力、物力，汇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了一系列有需求、有特色、有优势的学科，提升了核心竞争力。4年来，新一轮的高校学科布局结构调整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方面又亟待提升？日前，记者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邹荣、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

华东政法大学：从对优势学科重新调整布局入手

邹荣（华东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自上海市政府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以来，上海市各高校也在积极配合，加强未来相关行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相关学科的重新布局与调整。作为以法学专业见长的华东政法大学，早在2009年就开始考虑如何发挥法学学科优势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进行对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论证与反复磋商，2010年起，华东政法大学所开招的法学（国际金融法律方向）以及今年所开招的法学（卓越律师实验班），拉开了学校专业学科重新布局调整的大幕。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2009年初，华东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基于本校在法学方面的优势，思考如何培养未来的国际金融法律人才，以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2010年开招首届法学（国际金融法律方向）班时，这已是经过规划处近一年的调查与论证，且在校内几经讨论和研究最后定下来的新举措。这一举措预示着华东政法大学正在针对其传统优势学科——法学，做全新调整和对未来的布局。

“以往高校学科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均出于学科专业的特性，比如法学专业的开设，是为国家公检法系统培养专职人员。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邹荣说。

华东政法大学第一届法学（国际金融法律方向）班开招效果非常好，第二年学院扩大了招生计划，由 50 人变为 100 人。“这说明我们的预判和市场的的需求是一致的，开出的这一专业也深受考生和家长的欢迎。”

此外，华东政法大学还和上海海事大学签署了研究生合作协议，为应对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所需人才开展培养计划，打破校校之间的壁垒，交叉培养了一批既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又具有国际航运方面知识的人才。

实践活动带动教学

法学（国际金融法律方向）班在课程教学上做了大幅调整，基础学科的知识构架除了法律知识外，还加大了金融学和外语两方面的教学力度。“这个班级的培养目标特别清晰，有 3 个学科架构的基础知识，让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更具竞争力。”邹荣坦言。

该专业加大了金融学和外语两方面的课程，看似增加了学业负担，但学生们所学的课时、所修的学分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据邹荣介绍，学院压缩了法学的基础课程，腾出的课时给另两门学科。

除调整课程设置之外，学院还强化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十分重视学生的见习和实习经历。据了解，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与国内外几百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实习基地，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金融办等。

学生从大一起就可以去基地见习，到了大二下半学期，在开始学习专业知识之后，则可开始实习，所有见习和实习都安排在寒暑假。目前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国际金融法律方向）的大二学生沈祺超正是 2010 年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对于自己的实习的经历，他坦言，“尽管才大二，我参加过的实践活动就有很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上海证券交易所见习，你会对这一行业有直观的认识，并能把所学的知识与实际融会贯通。”

法律职业化教学培养

2012 年华东政法大学开招的法学（卓越律师实验班）也是学校法学学科布局调整规划的一步棋子。邹荣告诉记者，这是学校律师学院尝试把学科培养转变为法律职业教育培养的一部分，学院计划分两步走。

据了解，学校正在开展“法学教育实验班职业化序列”培养，把非法学专业和法学专业相交融合、教育培养，其培养的人才，既具有法律知识又有相关专业学

科知识基础。学院考虑聘请知名律师来校讲座，未来进入实验班的学生还有被带教的机会。

邹荣解释说，法律职业化培养不同于职业教育，它旨在让学生通过多种实践活动或在跟律师做项目的过程中，对律师这个行业环境以及在行业内所需具备的能力，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学生如今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和未来对律师人才的需求相吻合的。

除此之外，学校还鼓励和帮助学生参加各类法律知识竞赛，例如“模拟国际法庭”和“模拟联合国”的实战训练，其参赛过程，也能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律师这一职业。

学科调整不妨细致行、小步走

侯定凯（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学科调整不妨细致行、小步走

在学科布局上，上海市政府一直很尽心，对应着市场需求做出战略调整。

其中原因有二，一为随着行业的发展，对特殊人才提出需求。如上海航运、航海、经济、金融“四个中心”的建设推进，高校专业的人才培养，便往此倾斜；其二，学科调整有助于提升上海高校的地位，乃至整个上海高等教育的水平。这一战略的重点在于科研，一方面使上海高校的学科水准，在全国范围内与其他城市竞争，另一方面，也要使之与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逐步靠拢。

统筹规划的优势在于，明确了高校学科建设方向。在学科发展上，如果学校各自为政，目标不明确，难免力不能合。而且政府手中的资源，掌握的经费，也能帮助学校的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不过学科调整中，也有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该思考的是，在调整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政府一味试图以大家长的形象示人，自信能够比高校做得更好而不愿放手，那么学校如何去适应市场？侯定凯认为，学科调整的主体在于高校，政府应从强势的“决策者”变为“引导者”。不能简单地说“谁行谁不行”，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如何使弱的学科变强，强的学科变得更强。

2012年，上海市教委将连续3年以上签约率低且布点较多的18个专业，列入“年度预警”，其中如社会工作、会展经济与管理都在不久前“辉煌”过，甚至为

政府所青睐，任何人都会怀疑，怎么突然就成“预警”专业了，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其中就牵涉到了学科调整、信息多寡的力量。在学科布局中，政府掌握的信息，不一定告诉高校，高校掌握的信息，不一定告诉学生，政府掌握的信息，与市场实际又不对称，一系列的信息不对称，让政府与高校面对市场时，产生了滞后。

政府布局学科时，感到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实际需求有多大，哪些部门需要，需要有更严密的调查机制，“凭着感觉走”是不够的。

如果学科调整要契合市场，信息必须通畅，让真正的社会需求反馈到高校，让高校能够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让双向管道畅通，在这一点上，政府这个“中介”的服务可以做得更细致些。比如建立长期的数据库，公布各行业的岗位需求，公布高校专业的开设情况，让供需双方都有清晰的数据来源，彼此的选择更理性。对于将专业列入预警名单，政府也应作更多思量。“预警”是否要按照专业一刀切？认真开办这些专业的院校怎么办？在“预警”之余，政府应准确定位出“预警”的原因所在，告诉学校，下一步该如何调整，应该做什么，如果仅仅是简单的“预警”，可能让这些学科继续陷入恶性循环。

在调整细致的同时，对于学科的评价，不妨也更多元一些。通常来说，对于学科的评价在于其科研力量的强弱，但其实学科强弱，除科研之外，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同样重要，如何综合考量，这三项都该考虑进去。

让信息更畅通，让评价更多元，变强势为引导，将“不该做”变“怎么做”，在上海市整体学科调整中，政府不妨将“大刀阔斧”的步伐缓一缓，更精益求精些。

相关链接：

上海 30 年，历经 4 次高校布局调整

高校布局结构调整，是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中投入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重大教育工程。自 1977 年全国高考恢复，上海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调整也从此拉开帷幕。

第一次高校布局结构调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全面恢复和持续快速发展。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上海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到 1985 年，高校数量达到 45 所，在校大学生突破 10 万人。

第二次高校布局结构调整，是上世纪 90 年代，推进高等教育资源整合。

第三次高校布局结构调整，是新世纪前后，全面展开空间布局调整 and 大规模校区建设。实现了“2+2+2+X”的布局方案，形成了“三区联动”新机制，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城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一条大学带动城区发展、城区参与大学发展的新路。

第四次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始于 2008 年，围绕学科布局进行调整。